



甜酒与可口可乐

波西埃 著

施咸荣 译

甜酒与可口可乐

〔澳大利亚〕波西埃著

施咸荣译

德克船长从巴黎饭店出来，站在最低一层露台上眺望远景。雨噼噼地落着，大道的路灯像西飞蝶。在街灯下闪闪发光。一个黑人无赖无赖地靠在对面建筑物的墙上吸烟，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象鸟儿一样快乐得浑身哆嗦。一辆银色的汽车突然出现了。

798.36

938

“要事吗，老板？”

船长很不耐烦地回答：“他们象泥地里椰子树上的儿郎一样，整天闲荡。西班牙港这地方很无聊，很有点儿叫人微气。”他把方头雪茄烟叼在嘴里，慢慢踱下台阶。他看见有个姑娘在台畔边跳舞。他浑身的热血立刻沸腾起来。姑娘肤色很浅，年纪很轻，身材十分苗条。她在轻轻地哼着歌曲。她看了他一眼，出现了。

“要事吗，老板？”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要事吗，老板？”

船长很不耐烦地回答：“他脚下，从他的脚下落到他头上。”

整天闲荡。西班牙

把方头雪茄烟叼在嘴

边跳舞。他浑身

很轻，身材十分苗条。

錢君匋裝幀

甜酒与可口可乐

书号 10078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绍兴路74号)

字数 406,000 开本 846×115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1}{8}$ 插頁 2

1964 年12月上海第1版 1964 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定价(3) 1.65 元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第一章

瑞典船长从巴黎飯店出来，站在最高一級的台阶上眺望雨景。雨嘩嘩地下着，大顆的雨点四面飞溅，在街灯下闪闪发亮。一个黑人无忧无虑地靠在对面建筑物的墙上躲雨，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象鳥儿一样快乐得渾身哆嗦。一辆黑色的汽車突然出现了。

“要車嗎，老板？”

船长很不以为然地暗忖：“他們象泥地里椰子树上的兀鷹一样，整天閑蕩。西班牙港这地方很无聊。很有点儿叫人泄气。”他把方头雪茄烟叼在嘴里，慢慢走下台阶。他看見有个姑娘在台阶边躲雨。他渾身的热血立刻沸騰起来。姑娘肤色很淺，年紀很輕，身材十分苗条。她在輕輕地哼着歌曲。她瞟了他一眼，又故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把头扭了开去。船长朝那姑娘迈了一步，很有礼貌地把手举到帽子上碰了一下。

“您肯賞光跟我一块儿吃晚飯嗎？”他問，同时把那支方头雪茄烟从嘴里拿了下來。

她停止了哼歌，拿眼望了望他斑白的头发和滿是皺紋的紅面孔，从他的便服望到他脚下，又从他脚下望到他头上。

“哪儿？”

“我的船上。”

“你的船上？”她問，問得很不客气，也帶着怀疑。

“不錯。我是船長，”他微笑着說。

她猶豫了一下，接着聳了聳肩膀。“好吧。”

出租汽車後座上的門已經打開了。他們上了車，直向碼頭駛去。

“又下雨啦，”他說着，微微一笑，還把他的兩只大手舉起來，作了個无可奈何的手勢。

她冷冷地望着他，他就不言語了。

碼頭上有個年輕的黑人從暗處出來，走下台階向埠頭走去。雨突然停了。那黑人拉着船尾上的纜把小汽艇靠攏以後，瑪麗就跨了上去。她發覺船長的一只手摟住了她的胳膊。那黑人發動引擎，開動了船。柔波蕩漾的油光光的海，晾在碼頭上的塗過柏油的漁網，淋了雨水的熱柏油路，全都散發出一股清新的氣息，弥漫在空中。几只帆船并排泊在一起，桅杆在陰森森的天空下輕輕晃動着。小汽艇駛過它們時，瑪麗聞到一陣熟悉的可可豆香味。她的感官急切地把一切新看到的、新聞到的和新听到的東西全都記錄下來。她從未到過海上，這時候她有點兒害怕。她把一只胳膊伸到船舷外面，把指頭插到水里。

“哎—喲！瞧！”她把手舉起來，看見指頭上面有道熒熒的磷光一閃，就惊奇地說。

那只沒有燈光的海船矗立在海面上，顯得又大又黑。在透明的天空中，朵朵猙獰的烏雲在低低飛馳。

“我們怎麼上去呢？”她問。

“您從來沒乘過船？”

“您帶我到哪兒去？”她懷疑地問。

“別害怕。”他微微一笑，緊緊捏住了她一只圓滾滾的美麗胳膊。

小汽艇一下子撞在海船的绳梯上。船长扶着她上了踏板。他很有礼貌地作了个手势，要求她先上去，可是梯级开始晃动的时候，她马上停住了脚步，紧紧攥住两旁的绳子，看看上面又看看下面。

“不会出什么事的，”他壮她的胆说。

他领她看了船桥，把一切东西的用途解释给她听。可她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舱房。她坐到他的床铺上试试舒服不舒服，又巴着舷窗往外望。

“就您一个人住这么一间？您手下有多少人？”

“三十一个。”

“您挣的钱一定不少！”

“不太多。”

“我真希望到外地去。”

“您想到哪儿去？”

“巴巴突群岛。”

“您干吗要到那儿去？”

她皱了皱眉头。“甭说啦。”

晚饭是在他的房间里吃的。她一看见食物，简直有些饥不择食了。她从早晨七点到现在，还一直没吃过东西：她没找到工作，借的钱早已用光了。晚饭很精美。他还请她喝一种叫作“道姆”的酒。她喝了一满杯，做了个苦脸。等到她的食欲满足以后，她就开始问他一连串关于他个人和他国家的问题，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她有了几分酒意，开始嘲笑起他的口音来。他也跟着她笑，同时脱下上装，随手扔在床上。他摩挲着她的胳膊，告诉她，她长得非常漂亮。“他的声音都变了，就象只春情发动了的雄猫

似的，”她后来这样想。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吻她的时候，她把头扭了开去，板起了脸。就在这时候，她一眼看见了他上装里边口袋里的皮夹。她把他推开了。她从他眼里看出了他的饥渴和绝对不肯轻易放过她的决心。

“坐到沙发上去好吗？”他提議說，他那只攥住她胳膊的手始終不放。

她又妥协了。他开始向她求爱。他撫摸她的时候，她一再瞟着那皮夹，同时举目四望，眼里露出一種狂亂的、害怕的神色。他的举动实在太叫她恶心了，她怒不可遏，就用指甲抓他，象一只野猫似的一下子跳了开去。“給我滾开！”

“怎么啦？”他只用嘴唇微笑着，在沙发上向她滑过来。她想躲到桌子后面，可是他已經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一把攥住了她。他的那股子力气叫她害怕极了。

“放我走！”她尖声叫道。“天哪——杀人啦！”

他用手摀住了她的嘴。“別嚷！”他气呼呼地說。“怎么啦？我不会杀你的——啊！”她咬了他一口。他打了她一个耳光。

“杀人啦！杀人啦！”她大声嚷道。

有人重重地敲着門。一个醉咧咧的声音用一种她听不懂的語言讲起話来。船长走出房間，随手把門帶上。接着，他跟另外那个男子怒气勃勃地爭吵起来。

瑪丽的指头哆嗦着，从皮夹里取出大部分的鈔票，往胸口的衣服里面一塞。她又把那皮夹放回衣袋里。她照了照鏡子，急急地整理了一下衣服，把嘴上和下巴上染成一片的口紅擦干净了。她走出房間下了繩梯，两腿不住地打顫。那扇舷門是她无意中碰巧找到的。小汽艇还在踏板边等着。

小汽艇离开海船以后，她就在那鈔票一古脑儿塞进自己的

皮包。她偷东西这还是头一遭。她有点儿后悔，因为她心里害怕。那船长要是个英国人，她一定还要加倍地害怕。殖民地社会制度已使西印度人深信自己要比白人低下，特别是要比英国人低下。因为那个瑞典人的英国話說得不好，瑪丽就觉得他是个下等的白人，偷他錢的时候也就减少了疑虑。

她估計自己的錢包里有七十块錢。她可以預付三个月房錢，买些好的食物、酒和衣服。那船长发现他的錢丢了，他会怎么样呢？

她上岸的时候，已經快十一点了。灯塔碼頭上閤无一人，只有一个黑女人在暗处跟她的爱人拥抱。整个城市已經入睡乡。它吐出的气息里有柏油的气味，有貧民窟的恶臭，有剛从棧房里取出来装在一列正在轉軌的运貨火車上的食糖的气味和正在機車里燃燒着的煤的气味。車皮上的緩冲器相撞时发出叮当声，在空曠的街上引起响亮的回声。瑪丽一路走去，看見东一处西一处的門道里都睡着乞丐。有的睡在那里象是枪毙了的尸体，在台阶上离奇古怪地蜷縮成一团；有的在身上搔痒，不住地呻喚着。空气又悶又潮湿。

她叫了辆迎面开过来的出租汽車，坐上走了，心里庆幸着自己离开了港口警察局这一带地方。在东大街上，汽車放慢了速度，在一辆椰子小販的騾車后面慢慢爬行。騾車上面有一些长棍子插在眼儿里，替代两侧的木板，使椰子不至于滾下来。有一根长棍子上挂着一盏风灯，随着两只巨大車輪的摆动，晃晃悠悠地搖曳不停。有一只車輪每隔一定時間，就要嘖嘖嘎嘎地响一陣。那堆得山高的椰子上面，有一个印度小販半睡半醒地躺着。他的伙伴把一条沒穿鞋子的光腿从車上搭拉下来晃蕩着，另一条腿伸出去攔在車把上，嘴里唱着一支印度歌曲，这种歌曲听在

西方人的耳里，好象是在重复同一个調子，表达一种悲愴的、沒結沒完的絕望。他微仰着身子靠在椰子堆上，繩索夾在他两个脚趾中間。那划破黑夜、鳴的一声从旁边掠过的灯光，或是背后那些表示等得不耐煩了、要超越驟車的汽車，他都概不理會，那副神情簡直无异于那只踏着沉重步伐走回家去的、似乎墮入了淒楚沉思中的騾子。

瑪麗不希望司机知道她的住处，所以叫他在大路上停車，让她下来。她剛踏进古德萊的土地，就听見第一陣雷响。她聞到了那里的臭水坑，不由得厌恶地吐了口唾沫。

紧靠着瑪麗的小屋是另一座老亨妮小姐住的小屋。她找了个名叫弗萊德·科林伍德的房客帮她一起付房租。他是个魁梧的黑人，渾身的肌肉很发达，举止很瀟灑。他才二十五岁。他在瑪麗心目中的地位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有一种肃穆的尊严，以及一种她只能意会、却不能用言詞形容的內在力量。他彬彬有禮地跟她打招呼，从他的态度里她感觉到他生活的那个世界，是她由于无知和无法打破某些世俗的道德偏見而无法进入的。从她孩提时候起，她父亲——一个葡萄牙人——就向她諄諄教导，說黑鬼們对她没有什么好处，她應該嫁給一个葡萄牙人。“你媽媽可不是黑鬼，她是委內瑞拉人。”（可是瑪麗知道她母亲多半是黑人血統，因为她自己的头发就說明这一点，还有她苗条的身段，如果不算她肤色的話。）不管怎样，每当她在洗衣盆上洗衣或者在洗衣石上鋪平衣服的时候，只要弗萊德走过，她就輕声哼起歌来，想引起他注意，同时还狡猾地也斜着眼瞟他，她那眼色仿佛是說：“誰对你感兴趣？可不是我！”他从来不象別的人那样管她叫瑪麗，見了面总是称她“高姆士小姐”，这似乎抬高了

她的身价。

“早上好，科林伍德先生。您好？”她听了总是这么回答，同时微微一笑，象是腼腆，又象是在嘲弄自己。

“挺好，挺好！”

有一次，他站住了跟她談起話来。他問她知不知道村人們从前唱的一些古老歌曲。

“您是說目前不再流行的老歌曲嗎？”

“不，我們的歌曲，西印度歌曲。”

“噯，我們自己也有東西嗎？”她微微帶着不屑的神氣問。

“多得很呢。”可他心里想的不是歌曲，他正在看她的眼睛——那麼大，那麼美麗，年紀雖然那麼輕，卻又那麼胸有成竹。

“您的吉他彈的真好，科林伍德先生。我要是有您那麼好的一副嗓子……嘿！”她看着自己滿是肥皂泡的兩手微笑着。“您要那些歌干嗎？”

“只是隨便收集收集。”

“有錢可賺嗎？”

他輕輕笑了一聲，搖搖頭。“我走啦。”

她那結實的小乳房、寬闊的胸膛和美麗的四肢，還有她那高傲、挺拔、幾乎不可一世的气概，引得他都神魂顛倒了。他對她越來越感興趣，老在心中暗忖，她真是個不尋常的姑娘。可她是怎樣生活的呢？“她准是有個男朋友吧？要不然，她一個人怎樣生活呢？”

瑪麗從海船上回家的時候，弗萊德已經上床了，可還沒睡着。鞋匠查理跟亨妮小姐兩人關着門一起在隔壁房間里，她正拿着紙牌給他算命。她用一種沙啞的、象演戲似的低語聲悄悄向查理解釋着從牌里看出來的有關他的命運。

“什么！你说的什么？我要的是所房子，嘿，一个住处！”查理一时情急，忘了把话儿悄悄说出口，所以弗莱德都听见了。

“我只能把我自己看到的東西說給你听，知道嗎？”

“你看到什么吉祥的东西没有？”查理央告說。

弗莱德笑了。他可怜查理，然而查理的呼声却在他内心深处发出回响。“那等待着我的命运是好是坏呢？……你不应该往前看得太远，只要为一些你认为好的东西奋斗就成。”

弗莱德生长在多哥的农村里。父亲是个渔夫，一生挣扎着想做个正直人，他的力量和缺点都来自《圣经》。他父亲死得很早。弗莱德十四岁的时候几乎已完全长大成人，食量要比普通人大一倍。他来到西班牙港之后，在一个汽车房里找到了工作。几年后，国内情况越来越坏，那汽车房就不见了，好象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弗莱德曾为一块面包皮向美国游客们唱卡丽普索^①，到后来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只好去当警察。他们让他在警察乐队里唱歌，乐队队长是个白人，老拿警棍打他，使他觉得自己在警察乐队里唱歌，简直象是一只挂在绳上晃荡着给观众取乐的猴子。后来他们要他也拿警棍去打另一些象他过去那样挨饿的人，从此他就对于当警察这一行更加深恶痛绝了。一九三七年起义时，他听过潘西·法兰琪对工人们的演讲，法兰琪在演讲中号召工人们夺取武器，不让这些武器运到油田上来屠杀自己的弟兄。警察当局怀疑到他所同情的是谁，就把他开除了。于是又是饥饿。各种各样的零碎工作。后来又在一个汽车房里找到了工作……

① 卡丽普索(calypso)：当地的即兴歌曲。

查理象个做贼心虚的情人似的，悄悄从亨妮小姐的房里溜出来，在他跨出大門輕輕走开之前，还往四下里望了望。他前面的土地漸漸隆起，消失在山坡那边密密层层的热帶乱丛棵子里。在这块隆起的土地的半路上，有一辆没人要的出租汽車的殘骸，沒有車輪也沒有引擎，象一具沒安葬的尸体那样躺在那儿。昨天晚上查理就睡在这辆破車里。今天晚上他依旧想睡在这辆車里，因为車上的門窗还能擋擋风雨。两天前，他因为拒付房錢，被房东太太赶了出来。“屋頂漏了，”他对房东太太說。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查理虽然已經年过四十，却仍爱跟一些年輕女人勾勾搭搭。他常常带着女人到他房里来。房东太太既恨他伤风败俗，又嫌他付房錢不干脆，終於把他撵走了。这时候，他被亨妮小姐那些不吉祥的預言說得心煩意乱，一边搖頭一边咕囔，爬进那辆破烂的出租汽車，脱掉鞋子，在車座上蜷縮成一团。

不久以后，他就被头上隆隆的雷声惊醒了。他听见傾盆大雨泻在树梢上，嘩啦啦地象落石头一样。山洪把土地刮去了一层皮。污物、水和小石子从山頂上直泻下来，好象大地在流血似的。有时候大地的血液流得太快，到了这辆破車下面給堵住了，就渗进車里。风雨在那里搏斗争雄。查理搔了搔胸膛，打了个呵欠。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仿佛觉得自己是风，在对抗那威胁他安全的千百万顆彈丸。但是射击又来自另外的地方。他急忙低下身去，射击停止了，只听见一些快要溺死的人喉咙里发出来的咕嚕咕嚕的声音。接着又开始了一次猛攻，不过这次他已經有了掩蔽，躲到了胸墙后面。一顆炸彈爆炸了，一股凄凉的风夹着雨点和碎玻璃吹了进来。查理醒来了。原来是一扇窗子給砸破了。“老天爷！”他怒冲冲地嘟囔說。他用一件旧雨衣裹住身子，使勁把頂着风的車門推开，赤着脚一溜一滑地下了

斜坡。他的脚陷进了温暖的泥土。他听见木头和铁皮坍下来的声音。一个女人尖声叫了起来。几个惊惶失措的声音在彼此叫唤。查理听了，心里不由得十分焦灼，生怕他放东西的那间小有失闪：他作鞋匠这一行的工具和材料可全都放在那里面呢。他看见一个戴兜帽的人影高擎着一盏“法兰姆波”——那是将灯芯插在煤油瓶里制成的油灯。他撒开腿向灯光和那间倒塌的屋子奔去。

“亨妮小姐——来人啊——救命！救命！天哪！”传来瑪丽含糊不清的惊呼声。

她住的是那种最破旧的小屋子。有几根柱子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烂掉了。过去的房客在那儿堆上一些扁平的石块。但是流水把底下本来已经松了的石块冲得更松，经风一吹，屋子就塌了下来。

雨突然停了。一些男男女女映着“法兰姆波”的光亮，小心地在泥潭和瓦砾堆中拣路走。

“上这儿来！你抬这一头，查理，”弗莱德说。“艾力克，来帮一下忙……好，抬吧！”

“她准是死啦，嘿……”一个心惊胆战的年轻姑娘说。

“你多会儿听说过死人有这样直着嗓子叫唤的，娘们？”查理怒气勃勃地说。“快拉，艾力克！”

“我正睡着，”一个女人兴奋地说，“忽然听见了吵闹声，我就说，天哪，德国鬼子来啦！”

“你看，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一个头上和肩膀上披着一件旧衣服的女人嘟囔说。“希特勒应该来这儿轰炸，炸光算了。”

在弗莱德的指挥下，一些男男女女急煎煎地把掉到床上、压在瑪丽身上的椽子和铁皮扛掉了。

“你伤着哪儿啦？”一些声音問。

稀奇的是，她除了左腿上划了一道很深的裂口以外，身上却一点沒有受伤：高高的床柱救了她的命。她吓得渾身不住地哆嗦。有人拿了一品脫甜酒來。弗萊德把酒送到她嘴邊。

亨妮小姐在自己的頭巾上又戴上一頂男人帽子，把身子探到木窗外面。“誰死啦，誰死啦？”她喊道。

“誰也沒死，亨妮小姐，”那個盼望希特勒來轰炸的女人回答說。“她受了重傷啦。”

“送她到我屋里來吧，嘿。可憐的孩子，現在叫她上哪兒去睡呢？送她進來吧！”亨妮小姐說這話的時候，口氣里帶着惱意，似乎在怪大家怎么連這點應該做的事都想不到。鄰居們個個都敬重亨妮小姐，因為她為人正直，會用紙牌算命；因為她兒子是個市議員。

閃電照得一汪子一汪子的水閃閃發亮。雷聲震撼着大地，震得天空象是要崩裂開來，樹木和屋頂都發出呻吟聲。弗萊德抱起瑪麗，直向亨妮小姐家里奔去。查理拿着瑪麗的褥子緊跟在他們後面。

“亨妮小姐！”他央告說。“也幫我一個忙吧，噯！一塊鐵片把汽車的窗子砸碎啦。車座上 and 汽車里全是水哩！”他用不安地移動着的指頭緊緊抓住那件舊雨衣，往身上裹得更緊一些。他是天生的演員。

亨妮小姐把燈舉得更高一些，拿眼睛打量着他。“叫我拿你怎么办呢？”她哼了一聲。“可是上帝既然把你送來了，我也不能把你趕出去。你就進來睡在‘弗蘿拉’^①上面吧。明天晚上你另

① “弗蘿拉”(flora)：工人們給“地板”(floor)所起的幽默名字。——原注。

找地方睡去。来吧，孩子，到我的臥房里来，”她轉过身去向瑪麗說了一句，后者正坐在一把弯木^①椅子上，一手紧攥着皮包，另一手搗着她那条受了伤的腿。

瑪麗开始一瘸一拐地向亨妮小姐的房間走去，可是弗萊德又把她抱了起来。

“給我把褥子拿进来，查理，”亨妮小姐說。“坐在我床上好了，瑪麗。”

“你沒觉得什么吧？”弗萊德問瑪麗。

“唔，没什么。別为我担心。”她說。他放下她的时候，她尷尬地微笑着。

他回到自己的房間里，他的两臂和胸膛还深深感到她的肉体紧靠着他的余味。

“別为我累坏了你自己，亨妮小姐……”老太婆撩起睡衣察看那条受伤的腿时，瑪麗这样說道。

“別說話，孩子，听我的话！”亨妮小姐把伤口洗干净了包扎好。“別难过，却利^②；”她安慰她說。“上帝是仁慈的：你馬上会找到另外一个住所。”

“我真愿意相信这一点，”瑪麗回答說，同时穿上亨妮小姐借給她穿的干睡衣。

“現在让我看看能帮查理做点儿什么。”亨妮小姐哼唧唧地卷起褥子，从下面拉出些布条儿和破旧的衣服，这些东西原是她鋪在彈簧上面的，好让她的老骨头躺着舒服些。她拿着它們到客堂里給了查理。

① 弯木(bentwood)：用蒸汽蒸軟再用机器弯成各种式样的木材。

② 却利(chile)：女人們常用的一种口头語，是从 child(意即“孩子”，讀若“却尔德”)这个字音轉化过来的。

“謝謝，亨妮小姐。啊，您真好，嘿，您真好。要沒有您，我這會兒該怎麼辦呢？”他說，他早有意思請她用神術給他点儿幫助，可又怕索价太高。他把床鋪好，还象演戏似的长叹了一口气。“您瞧見什么是貧窮沒有？”他大声說，为的是好让亨妮小姐听見，因为她已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瞧貧窮的結果，嗯？睡在一辆破烂的出租汽車里。我，一个有身份的男子汉。”

閃電亮得耀眼。他划了个十字。

“查理，你的确把前門鎖上了嗎？”亨妮小姐大声問。

“鎖上了。你害怕嗎？我們穷人家里还有什么可偷的？”

“你太罗嗦啦，小伙子，”亨妮小姐責备他說。

她把油灯放在架子上的老地方，把灯芯捻小，架子旁边的板壁給油烟熏得一片漆黑。她坐在床沿上，合攏她那双手，做起禱告来。她有时点着、有时搖着她那包着白布的头，来加强她对上帝說話的語气。

“耶穌基督，我的爱，”亨妮小姐說，“在这个世界上我們都是有罪的人。不只是她一个！給她点儿幫助吧，我的上帝，我求您。亨妮要尽力做去，可您一定要幫助她：我沒有力量养活两个人。”

她这样坚定地、虔誠地向耶穌禱告了以后，就呻吟一声，让她那瘦削、僵硬、衰老的身体躺到床上，靜下心来准备睡覺了。

“謝謝您，亨妮小姐，”瑪麗小声兒說，很庆幸这个老太婆看不見她羞得緋紅的臉。她偷了船长的錢，耶穌会懲罰她嗎？或者說，已經懲罰她了？

第二章

瑪麗在十歲上死了母親。從那時起，直到她十四歲那年父親去世為止，小瑪麗——她父親一向管她叫摩普西，鄰人們也就跟着叫——一直沒人管，整天一個人在外面逍遙。她很少去上學，越長越野，越長越美麗，哪個男孩子見了她都要向她吹口哨。別的女孩子象她這個年紀都還不會忘記布娃娃，她却在那里想漂亮的衣服、做桃色夢了。她父親死后，她的叔叔，一個開鋪子的葡萄牙人，說是願意收養她。他年逾四十，已經結了婚。可是跟他在一起才住了五個月，他就誘奸了她。她大哭大鬧，叔叔又是恫吓她，不許她作聲，又是用好言好語哄她，答應給她買漂亮衣服。她抓住第一個機會就逃跑了，跟她一起走的是鋪子里一個年輕伙計。那伙計既偷了老板的錢，又拐走了他的侄女，兩天以后就被逮捕了。

摩普西窮困無依，被一個過去與她母親相識的篤信宗教的婦女收留下來，這個女人摩普西管她叫“唐娣”^①。她想要叫摩普西學裁縫，可是沒有成功：她有才能，懂得趣味，可她有自己的志願，對生活抱着熱望，不愿整天死守着縫紉機。“唐娣”幫她在一家雜貨鋪里找了個工作。她這時已十五歲了，有一些葡萄牙人跟她相處得很好，他們中間有幾個人邀請她到葡萄牙人

① “唐娣”(tante)：法文，意為姑母。